劒笑

劍筴第十九卷

羽袂篇 凡二十三事 凡二十四條

鋒鋋劍

命魔劍

分景劍

澤精劍

騎劍載昇天

劍過蔡經家 凡二條

車門劍聲
天女劍
孔宣父具劍
玉皇劍
山神劍
蕭君劍
仗劍衛神丹
金人劍

天尊劍

劍筴第十九卷

明甄閔錢希言譔輯　華亭宋懋澄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録

羽袂篇

楚辭仍羽人於丹丘注云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羽袂出登眞隱訣語

筴曰世有遠遊陵舉之事長年久視之儔或精契上玄遂登眞品或鍊形度地隱化飛行或綜理山嶽考虔作牧或消搖瀛海吸露餐烟或溷跡金門或藏名酒肆品既逕渭途亦逕庭蕊經丹籙不

勝汗矣陶氏之言曰欲合則乘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不合則或存或亡余讀其書欣然庶幾遇焉夫燕昭秦始之所甘心焉者非其人歟冲舉尸解莫不用劒劒非徒以代形也凡超虛躡空攝神制逆無不于焉耀露揚采是上尊服御之所必資矧修習之士可去畜哉詩曰將翺將翔珮玉瓊琚矣羽袂

鋒鋌劒

老君所居白銀爲階五色雲爲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劒從黃金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抱朴子

命魔劒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

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於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以太上之教有疑可

鬧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横毒害蒸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萬戰萬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即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妖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岳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絶靈幡命魔之劒霞冠火珮龍戟霓旂翠輦綠軿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

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鉞神仙之物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旛以辨五方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妖以爲陣雨師風伯以爲衛應龍蓄水以攻於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于絕轡之野中冀之鄉塚分其四肢以葬之

墉城集仙錄

九天玄女傳

分景劍

漢孝武皇帝好神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祠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墉城玉女王子登也偶爲玉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

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清齋不閒人
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
言訖玉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
何人朔曰是西王母紫蘭宮玉女常傳使
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陽傳言玄
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
命祿眞靈官也帝于是登延靈之臺盛齋
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于冢宰焉到七月

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燃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爲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于階下敕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

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
車或乘天馬群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
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
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
丈餘同執采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眞
之冠咸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
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眄神
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

金褡襡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
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
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舄視之可年三十許
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
下車登床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
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眞妙非常豐珍
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萎蕤芬芳塡累淸香
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

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曰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于坐上酒觴數遍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瑯之璈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

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于是衆聲徹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玄靈之曲于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漢武內傳】

【唐陸龜蒙詩】擊霜寒玉亂丁丁花底秋風拂坐生王母來看漢天子滿銜蘭殿

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眞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籙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旣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

服青衣光彩耀目眞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絕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火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澤精之劒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敕帝曰此眞元之母尊貴之

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于蟪蛄之屈霄虛之靈而詣孤鳥之俎且阿母至誠妙唱玄音驗其敬勗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于玄都之墟迎汝于昆閬之中位以仙官遊于十方信吾言矣子勵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

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牆不啟無由開
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
天也徹戢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
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即命侍
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六
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
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蘊
以出六甲之文夫人一一手指所施用節

度以示帝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導從音樂如初而時雲采鬱勃盡爲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絶漢武故事

唐羽士曹唐詩劒珮有聲宮樹靜星河無影禁花寒

王建霓裳詞絃索樅樅隔采雲五更初發滿宮聞武皇自送西王母新換霓裳月色裙

騎劍載昇天

沈義者吳郡人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食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義與妻賈共載詣子婦卓孔寧家還逢白鹿車一乘青龍車一乘白虎車一乘從者皆數十騎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義曰君是沈義否義愕然不知何等答曰是也何爲問之騎人曰義有功于

民心不忘道自少小以來履行無過壽命
不長馬壽將盡黄老今遣仙官來下迎之
侍郎薄延之乘白虎車是也度世君司馬
生青龍車是也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
須臾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
介丹玉字授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昇
天之時道間鋤耘人皆共見不知何等斯
須大霧霧解失其所在但見義所乘車牛

在田食苗或有識是義車牛以語義家弟子恐是邪鬼將義藏山谷間乃分布于百里之內求之不得四百餘年忽還鄉里仙傳

劒過蔡經家

王遠字方平東海人也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漢孝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口不答詔乃題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初遠欲東

入括蒼山過吳住胥門蔡經家蔡經者小民耳而骨相當仙遠知之故住其家遂語經曰汝生命應得度世欲取汝以補官僚耳然少不知道今氣少肉多不得上去當爲尸解如從狗竇中過耳于是告以要言乃委經而去經後忽身體發熱如火欲得冷水灌之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日如此二日銷耗骨立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

之視其被内唯有皮頭足具如蟬蛻也去
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鬚髮鬒黑語家
人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
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經家乃借瓮器作飲
食百餘斛羅列庭下是日王君果來未至
先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比近皆驚莫知
所在及至經舍舉家皆見遠冠遠遊冠朱
衣虎頭鞶囊五色綬帶劒黄色少髭長短

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前後
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也有
十二伍伯皆以蠟封其口鼓吹皆乘龍從
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
衢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獨見遠坐
耳須臾引見經父母兄弟因遣人召麻姑
亦莫知麻姑是何人也遠去後經家所作
飲食數百斛皆盡亦不見有人飲食也經

父母私問經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往來羅浮括蒼等山山上皆有宮室主天曹事一日之中與天上相反覆者十數過地上五岳生死之事皆先來告王君王君出城盡將百官從行唯乘一黃麟將數十侍人每行常見山林在下去地常數百丈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奉迎拜謁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神仙王遠傳

漢孝桓帝時神仙王遠字方平降于蔡經家將至一時頃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及舉家皆見王方平戴遠遊冠着朱衣虎頭鞶囊五色之綬帶劒少鬚黃色中形人也乘羽車駕五龍龍各異色麾節幡旗前後導從威儀奕奕如大將軍鼓吹皆乘麟從天而下懸集於庭從官皆長丈餘不從道行既至從官皆隱不知所在唯見方平與

經父母兄弟相見獨坐久之即令人相訪
經家亦不知麻姑何人也言曰王方平敬
報姑余久不在人間今集在此想姑能暫
來語乎有頃使者還不見其使但聞其語
云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
敘修敬無階煩信來承在彼登山顛倒而
先受命當按行蓬萊今便暫往如是當還
還便親覲願來即去如此兩時聞麻姑至

矣來時亦先聞人馬簫鼓聲既至從官半于方平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于頂中作髻餘髮垂至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目不可名狀入拜方平方平為之起立坐定召進行厨皆金盤玉杯餚膳多是諸花果而香氣達于內外擘脯行之如柏靈云是麟脯也麻姑是說云接侍以來已見東海三為桑

田向到蓬萊水又淺于往者會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復揚塵也姑欲見蔡經母及婦姪時弟婦新產數十日麻姑望見乃知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得米便撒之擲地視其米皆成真珠矣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老矣了不喜復作此狡獪變化也經常從王君遊山海或暫歸家王君亦有書與

陳尉多是篆文或眞書字廓落而大陳尉世玨珏之宴畢方平麻姑命駕昇天而去簫鼓導從如初焉神仙麻姑傳

茅君劍

西極摠眞君者茅司命之帥也生於商末服靑精飯九轉丹用曲晨劍解之道治西城山宮年三十着繡衣芙容冠把鈴帶劍一漢元帝時降陽洛山授玉淸虛上經三

十一卷晉時又降魏夫人於陽洛臺每次三月十二月亦同來句曲推校學仙別有傳未顯於世神仙傳云降蔡經家者是此君也茅君傳

䌇衣劍

眞人張道陵復領昇長往寉鳴山亭午之際忽見一人朱衣靑襟曳履執版一人異幘䌇衣佩劍捧一玉函從朱衣使者進曰

奉上清真符召眞人游于閬苑須臾東北有十四人皆龍虎鸞雀龜鱗魚鳥之騎執節持幢前後從引千乘萬騎獅子辟邪天丁甲卒無鞅騎東來迎眞人次有黑龍駕一紫鸞玉女二人引眞人登車旋踵至闕眞人既至群仙禮謁良久二黑衣吏持天符佩劒執圖籍而至即皆上朱陵府矣眞人視事訖領弟子居渠亭山石室中一日

李眞多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一日八百見眞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欲引劍揮之眞多覺之倏爾凌虛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眞仙奇紀）

劍槨

許長史諱穆世名謐字思玄本汝南平輿人後漢靈帝中祖少張來過江居丹陽句容之吉陽里長史以晉太和元年營宅茅

山太元元年解駕違世春秋七十有二子姪禮窆之虛柩于縣西大墓京陵之蹤未遠飛劍之櫬在焉登眞隱訣

道君劍

道士王纂者金壇人也居馬跡山常以陰功救物仁逮蠢類值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飢饉既臻疫癘乃作時有毒瘴殞斃者多閭里凋荒死亡枕藉纂于靜室飛章告玄

三夕之中繼之以泣余第三夜有光如晝
照其家庭即有瑞風景雲紛郁空際俄而
異香天樂下集庭中介金執鋭之士三年
餘人羅列若有所候須之珠幢瑶幡蜺旆
羽節紅旂錦旆各二相對前引幢居其前
節最居後又四青童執花捧香二侍女捧
案地舒錦席前立巨屛左右龍虎將軍侍
從官將各二十許人立屛兩面若有備衛
訓疾

焉復有金甲大將軍二十六人神五十人以龍虎二君之外班列肅如也須臾笙簧駭空自北而至五色奇光灼爍豔逸一人佩劍持版而前告纂曰太上道君至矣于是百班大座自空而下太上太道君侍二眞人二天帝在座之上道君五色蓮花二眞二帝立侍焉纂拜手迎謁跪伏于地道君曰子愍念生民形于章眞剖心投血感

動幽冥地司列言吾得以鑒躬于玉矣纂

甫甸禮謝竟即命侍童披九光之韞以神

化經及三五大齋之訣授之于纂曰勉而

勤之除功克成真階可冀也言訖千乘萬

騎西北而舉昇還上清矣纂按經品齋科

行于江表疫毒鎮弭生靈乂康自晉及茲

蒙其福者不可勝紀焉神仙感遇傳

帝舜紉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住黃庭觀邊之水傍朝謁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常有光景雲物之異重嶂幽谿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歲餘朔旦忽有音樂遥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谿光燭壇殿如十月之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烜爚亂眼不可相視

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鳳皇
龍雀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
戈戟兵杖旌旛幢蓋良久乃雀蓋鳳車導
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一人羽衣珏冠佩
劒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然羣仙
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
想曰吾乃帝舜耳昔勞厭萬國養道此山
每欲誘教後進使世人知道無不可教授

者且大道在于內不在于外道在身不在它人玄經所謂修之于身其德乃真此盖修之自已證仙成真非它人所能致也吾觀地司奏汝于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真神遵禀玄戒汝亦至矣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弃人也此山九峰者皆有宮室命真官主之其下有琁玉五金臺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

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巖谷故亦有靈司主掌巨虬猛獸騰蛇毒龍以為備衛一曰長安峯二曰萬年峰三曰宗王峰四曰大理峰五曰天琁峰六曰廣德峰七曰宜春峰八曰宣城峰九曰行化峰下有宮闕各為理所九水者一曰銀花水二曰復淑水三曰巢水四曰許泉五曰歸水六曰沙水七曰金花水八曰永安水九曰晉水此九

水支流四海周濯無窮山中異獸珍禽無所不有無毒螫蠆蠼之物可以度世所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眞也汝居山以來未嘗遊覽四表拂衣塵外遐眺空碧俯睇岑巒固不可得而知也吾爲汝導之得不勉之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

庭觀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集仙錄

南岳魏夫人劒

魏夫人者任城人也晉司徒劇陽文康公舒之女名華存字賢安幼而好道靜默恭謹讀莊老三傳五經百氏無不該覽志慕神仙味真躭玄欲求冲舉常服胡麻散茯苓丸吐納氣液攝生夷靜親戚往來一無

闕見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許年二十四彊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字幼彦生二子長曰璞次曰瑕幼彦後爲修武令夫人心期幽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隔宇室齋于別寢將逾三月忽有太極眞人安度明東華大神方諸青童扶桑碧阿陽谷神王景林眞人小有仙女清虛眞人王裒來降衆謂大人曰聞子密緯眞氣注心三清勤

苦至矣扶桑大帝君勑我授子神真之道青童君曰清虛天王即汝之師也度明曰子苦心求道道今來矣景林眞人曰虛皇鑒爾勤感大極巳注子之仙名于玉札矣子其勗哉青童君又曰子不更聞上道內晨景玉經者仙道無緣得成後日當會陽滌山中爾謹密之王君乃命侍女華散條李明兗等便披雲蘊開玉笈出太上寶文

八素隱書大洞眞經靈書入道紫度炎光石精金馬神眞虎文高仙羽玄等經凡三十一卷即手授夫人焉王君因告曰我昔於此學道遇南極夫人西城王君授我寶經三十一卷行之以成眞人位爲小有洞天仙王今所授者即南極元君西城王君之本文也此山洞臺乃清虛之別宮耳于至華存則爲四矣于是景林又授夫人黃

庭內景經令晝夜存念讀之萬遍後乃能
洞觀鬼神安適六府調和三魂五藏生華
色反嬰孩乃不死之道也于是四眞吟唱
各命玉女彈琴擊鐘吹簫合節而發歌歌
畢王君乃解摘經中所修之節度及寳經
之指歸行事之口訣諸要備訖徐乃别去
是時太極眞人命北寒玉女宋聯涓彈九
氣之璈青童命東華玉女烟景珠擊西盈

之鍾暘谷神王命神林玉女賈屈廷吹鳳唉之簫青虛眞人命飛玄玉女鮮于虛拊九合玉節太極眞人發排空之歌青童吟太霞之曲神王諷晨啓之章清虛詠駕飈之詞既散後諸眞元君日夕來降雖幼彥隔辟寂然莫知其後幼彥物故值天下荒亂夫人撫養內外旁救窮乏亦爲眞仙默示其兆二子位既成立夫人因得冥心齋

靜累感眞靈修眞之益與日俱進凡住世八十三年以晉成帝咸和九年歲在甲午王君復與青童東華君來降授夫人成藥二劑一曰遷神白騎神散一曰石精金光化形靈丸使頻服之稱疾不行凡七日太乙玄仙遣飈車來迎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徑入陽洛山中集仙錄 虞初志

杜蘭香劍授

杜蘭香者有漁父于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四顧無人惟三歲女子在岸側漁父憐而舉之十餘歲天姿奇偉靈顏姝瑩迨天人也忽有青童靈人自空而下來集其家携女而去臨昇天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于人間玄期有限今去矣自後時亦還家其後於洞庭包山降張碩家蓋修道者也蘭香降之三年授以舉形

之坐內握手慰之諶曰吾與山中之友市藥于廣陵亦有息肩之地靑園橋東有數里櫻桃園園北車門即吾宅也子公事少隙當尋我於此遂翛然而去敬伯到廣陵十餘日事少閒因出尋之果有車門試問之乃裴宅也人引以入初尚荒凉移步愈佳行數百步方及大門樓閣重複花木鮮秀似非人境旣而稍聞劒珮之聲二青衣

出曰裴郎來俄有一人衣冠偉然儀貌奇麗敬伯前拜覩之乃諶也裴慰之曰塵界仕宦久食腥羶愁慾之火焰于心中負之而行固甚勞困遂揖以入坐于中堂窗戶棟梁飾以異寶屏帳皆畫雲霍有頃四青衣捧碧玉臺盤而至髭物珍異皆非人世所有香醪嘉饌目所未窺既而日將暮命其促席燃九光之燈光華滿坐女樂二十

人皆絶代之色列坐其前裴顧小黃頭曰王評事者吾山中之友道情不固弃吾下山別近十年纔爲廷尉屬今俗心已就須俗妓以樂之顧伶家女無足召者當召士大夫之女已適人者如近無妹麗五千里内皆可擇之小黃頭唯唯而去諸妓調碧玉箏調未諧而黃頭已復命引一妓自西階登拜裴席前指曰參評事敬伯答拜細

視之乃敬伯妻趙氏而敬伯驚訝不敢言妻亦甚駭目之不已遂令坐玉階下一青衣捧玳瑁箏授之趙素所善也因令與坐妓合曲以送酒敬伯坐間取一骰色朱李投之趙顧敬伯潛繫于衣帶妓奏之曲趙皆不能逐裴乃令隨趙所奏時時停之以呈其曲其歌雖非雲韶九奏之樂而清亮宛轉酬獻極歡天將曙裴召前黃頭曰送

趙夫人且謂曰此堂乃九天畫堂常人不到今日之會誠再難得亦夫人宿命勞苦無辭也趙拜而去敬伯亦拜謝而去復五日將還潛詣取別其門不復有宅乃荒涼之地煙草極目惆悵而返 續玄怪錄

天女劒

張殖彭州導江人也遇道士姜玄辨以六丁驅役之術授之大曆中西川節度崔寧

嘗有密切之事至人走馬入奏發已三日忽于案上文籍之中見所奏表淨本猶在其函中所封乃表草耳計人馬之力不可復追憂惶不已莫知其計知殖術召而語之殖曰此易耳不足憂也乃炷香一爐以所寫淨表置香烟上忽然飛揚食頃得所封表草墜于殖前及使回問之並不覺進表之時封題印署如故崔公深異之禮敬

殊常問其所受道之由云某師姜玄辨至
德中於九龍觀拾力焚香數歲因拾得殘
鈌經四五紙是太上役使六丁法呪術備
足乃選深山幽谷無人跡處依法作壇持
呪晝夜精勤本經云一十四日玄辨為九
日而應忽有黑風暴雨驚駭于人視之雨
下而壇場不濕又有雷電霹靂亦不為驚
懼良久見奇形異狀鬼神繞之亦不為畏

須臾有鐵甲兵士數千金甲兵士數千噉噪而下亦不驚怖久之神兵行列如有所候即有天女著繡履繡衣大冠佩劒立問玄辨曰既有呼召有何所求玄辨以術數爲請六丁兵仗一時隱去自此每日有一丁侍之凡所徵求無不立應以術授殖至大曆十二年殖與玄辨隱去不復見（仙傳拾遺）

孔宣父具劒

唐御史姚生罷官居于蒲之左邑有子一人外甥二人各一姪年皆及壯而頑驁不肖姚之子稍長于二生姚惜其不學日以誨責而怠遊不悛遂于條山之陽結茅以居之斲絕外事得專藝學林壑重深囂塵不到忽一夕子夜臨燭凭几披書之次有蒼頭及紫衣宮監數十奔波而至前施屏幃茵席炳煥香氣殊異旋見一油辟車青

牛丹轂其疾如風寶馬數百前後導從及
門下車則夫人也三人趨出拜夫人微笑
曰不意小兒至此君昨所傷亦不至甚恐
爲君憂故來相慰耳夫人年可三十餘風
姿閑整俯仰如神亦不知何人也問三子
曰有家室未三子皆以未對曰吾有三女
殊姿淑德可以配三君子三子拜謝夫人
因留不去爲三子各創一院指顧之間畫

堂延閣造次而具翌日有輜軿至焉賓從粲麗逾于戚里車服炫晃流光照地香滿山谷三女自車而下皆年十七八夫子引三女升堂又延三子就坐酒肴珍備果實豐衍非常世所有多未之識三子妹不自意夫人指三女曰各以配君三子避席拜謝復有送女數十若神仙焉是夕合巹夫人謂三子曰人之所重者生也所欲者貴

也但百日不泄于人令君長生度世位極人臣三子復拜謝但以愚昧扞格爲憂夫人曰君勿憂斯易耳乃敕地上主者令召孔宣父須臾具冠劍而至夫人勞問之曰吾三壻欲學君其引之宣父乃命三子指六籍篇目以示之莫不了然解悟大義悉通咸若素習相視自覺風度夷曠神明開爽悉將相之具矣神仙感遇傳

玉皇劍

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illegible]名嘗採藥于青城山下遇一大藷藥斸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瓮此人斸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至十丈餘此人隨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旁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

漸高繞穴行可一里許乃出一洞口洞上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物艸木如二三月中有人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舠子渡之民告之曰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葅止可數月此民覺身漸輕問其主人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其人

相與笑曰汝土人不知此仙境汝得至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巳也可往朝謁遂將此人往其民或乘雲氣或駕龍雀此人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一城皆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珽諸人俱以次入謁獨留此人于宮門外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此民禮拜其

牛求乞仙道如牛吐斑物即便吞之此民如言拜乞少頃此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忽有一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見而空去主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七人冠劍列左右玉

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有玉皇遂問民具以實對勑左右以玉盤盛仙果示民曰慾汝以手拱之手捧之唯得三枚而已玉皇曰此汝分也初至未有位次且令前主人領往彼處勑令三女充侍别給一屋居之令諸道侶導以修行此人遂却至前處諸道流傳授真經服藥用氣洗滌塵念而三侍女亦授以道術後數

朝謁每具玉皇必勉其至意其地草木常
如三月中無榮落寒暑之變度如人間 原仙
記

蕭君劍

大暦初有道士謝修通者宜春人也入山
不出凡四十年如楚人後遇一人引入溪
原于溪中得一碑長三尺乃蕭侍郎清虛
之館碑更行半里見宅基古甎瓦石皆異

遂拮菴居之長慶初入都木坑偶見一宅重扉須臾有一青衣童子招修通入見一人紫綬峩冠佩劍立堂之左一人碧綬素簡立堂之右童子曰左者蕭君右者隗君即梅福也通乃叩頭再拜求住修通好食小蒜二君曰子乃葷腥之人安能住此贈修通嘉禾五穗松葉半斤令頓時服之服之中半二君乃令歸精神似不足眼目雖

其門人相謂曰師修行不出凡七十年爲邪氣所亂如大道何通至寶曆初夢人告曰造一精舍將君住之既寤且曰我當歿矣七日而卒門人來備棺櫬空然見衣冠而已年九十八 玉笥山記

仗劍衛神丹

貞元中有韋自東者義烈之士也嘗游太白山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東曰某棲

心道門懇志靈藥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爲吾配合龍虎丹一爐據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靈藥將成而數有妖魔入洞就爐擊觸藥幾飛散思得剛烈之士仗劒衛之靈藥倘成當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東躅躍曰乃平生所願也遂仗劒從道士而去躋險躡峻當太白之高峰將半有一石洞可百餘步即道士燒丹之室唯

弟子一人道士約曰明晨五更初請君仗劒當洞門而立君見有怪物但以劒擊之自東曰謹奉教久立燭于洞門外伺之俄頃果有巨𧏙長數丈金目雪牙毒氣氤鬱將欲入洞自東以劒擊之似中其首俄頃若輕霧而化去食頃又有一女子顏色艷麗執芰荷之花緩步而至自東又以劒拂之若雲氣而滅食頃將欲曙有道士乘雲

駕雀導從甚嚴勞自東曰妖魔已盡吾弟子丹將成矣吾當來爲證也盤旋俟明而入語自東曰喜汝道士丹成今有詩一首汝可繼和詩曰三秋稽首叩真靈龍虎交時金液成絳雪既凝身可度蓬壺頂上采雲生自東詳詩意曰此道士之師遂釋劍而禮之俄而突入藥鼎爆烈更無遺在道士慟哭自東悔恨自咎而已

金人劍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也幼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遺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十餘年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因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于

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虎患頓息後至一百一十八歲化形于蓮花峰下張超谷中 本傳

天尊釰

天尊坐五色蓮花之座垂足二小蓮花中其下有五色獅子九頭共捧其座口吐火

焰繞天尊之身於火焰中別有九色神光周文及頂光焰鋒鋩外射如千萬鎗劒之形覆七寶之蓋後有騫木寶花照曜八極眞人力士金剛神王玉女玉童充塞侍衛陰陽太一四十六神自領隊從亦侍左右雲輿羽蓋遍滿空中道教靈驗記